



## 十年 心路

◎郁妍捷

书桌上的作文本,第一页还保留着我工工整整写上去的姓名和班级——十年之前,我14岁,在初一(2)班。

翻开作文本,稚嫩的笔体写的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平实的语言无论如何都无法让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到底发生过什么,唯有文末的评语。十年,我不曾跟那位语文老师联系过,但一个个有些潦草的红字,在我脑海里跳跃着,依然清晰勾勒出当年她的模样。

时光真的是一只摇橹的船,吱呀吱呀,这边还没在意,一晃眼,它已经摇过一片水域去了。可我还是深有体会,人的一生中呀,走不丢的,怕是唯有青春年少时遇到的那些人了。

十年之后,我24岁,如愿以一名实习老师的身份来到一所学校。巧合的是,所教的班级里就有初一(2)班。没有人告诉我,新老师的第一堂语文课要做什么,该怎么做。我唯一能参照的是,当年初一开学的时候,我的那位新的语文老师是怎么做的。

我闭上眼睛。我看见她甩了甩头发从我身边走过,她的马尾辫真长呀,应该很柔滑吧,不过她的脸上没有笑容,让我觉得她很严肃。她站在讲台旁,倚靠着。她开口说话,标准的普通话。她跟我们讲明她的计划和要求,偶尔她的嘴角会扬起。她笑起来很好看,我想,她应该会喜欢我吧。我学着她的模样走进教室,可是我没有又黑又长的辫子,我的脸也不够严肃。我站在讲台桌边上,学着她的样子,讲我的计划和对学生的要求。我希冀着,有学生会喜欢我。我学着以前语文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模样,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日复一日。我用多媒体备课、上课,我给学生们放电影,我要求学生写周记、做读书笔记。我把他们当做朋友。

期中复习的时候,我给学生布置了一篇作文,让他们写写自己印象最深的老师,任何科目的老师都行,但只局限于初一的。表面上是训练学生描写人物的能力,但我其实也有私心。我想看看,半个学期相处下来,有多少学生会写我,而他们心中的我又是什么样子。那次作文,写我的学生不多,这其中的大部分,是语文课上比较认真的几位。他们的文笔依旧很淳朴,很直白,以前我看着,总会嫌弃他们的作文水平不如小学生,唯那一次,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真实和诚意。有个小女孩在文章里写,我上课爱看着她,还爱冲着她笑。字里行间,都是我上课时的微表情,她却捕捉得很迅速。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无意去看她,只是一紧张,我总习惯把头往右转,而恰好看到她认真听课的模样,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我,似乎想把我的讲课内容吸进脑海里去。熟络之后,我上课便关注她,想要跟她眼神的交流,并报以微笑的鼓励,仅此而已。我知道,一个动作,一句话,对于发出者来说,或许如行云掠过,但对于接受者来说,有时,却能温暖其一生。我就是这样被我的语文老师一路温暖过来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不经意间,会对自己的学生有这样大的影响。有一个瘦高个的男孩子也把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他开篇便“嫌弃”我的衣着——“90后的老师穿着一身70后的衣服”,通篇用戏谑的口吻对我嬉笑怒骂,却暖意十足。我很惊讶,这个男生平时在我的语文课上安安静静,不想竟也幽默大胆。当年初一,我的作文本里也有一篇是写我当时的语文老师,描写了她的外貌,也列举了几个事例,中规中矩的人物描写,不知道她那时读来,又是怎样的感觉?言传身教,老师便比其他人有了更大的责任。

我模仿着我的语文老师,希望给我的学生更多的知识,更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我努力回想着我自己初一的时候,是怎样学习生活的,换位思考,只想感同身受地了解学生们的难处。彼时,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我能体会学生的情绪,更能体会当年老师的心情。面对一篇篇表述直白或是语句不通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是怎样做到认真真在每一位学生的作文结尾处写下评语,字字珠玑?面对一页页字迹潦草的作业,我的语文老师们又是怎样分辨出我们的答案,判断对错?是不是她们也有失去耐心的时候,却想着不能放弃每一位学生,又重新批改作业到深夜?每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也是在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老师的责任之大,压力之大,他们的前途都倚在我身上了,他们的未来竟然会被我影响,我的双肩无法扛起!

一个学期结束,我选择离开学校。有学生给我送来同学录和离别信,我一封封认真回应。今年的教师节,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课堂上跟老师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更没有机会收到学生在课堂上对我的祝福了。可这是我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最后一届学生。一个一个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地。那是我和他们的纯真岁月,彼此用心相待,所以刻骨铭心。一如我记得我的语文老师。不知道,十年之后,我会不会有幸成为一个春天,在他们年少的心里,茸茸地种出一片绿来。

## 从姐姐到妈妈

谐谑曲

◎俞亚素

学校召开一至三年级的家长会。于是,遇上了几个我的首届学生——那些曾经喊我“姐姐”的孩子。今天,他们俨然已是学生家长。

屈指算来,我的第一届学生应该有三十二三岁了吧。那时候,我自己浑身也充满着浓浓的学生气息,大学生教中学生,恰似姐姐教弟弟妹妹。那时候,每逢休息日便和孩子们一块儿骑着自行车到处游山玩水。有一个女生曾经嚷嚷着要把她那正在读医大的哥哥介绍给我,一个男生也抢着要把当警察的表哥介绍给我,他俩还为此斗嘴。那时候,班里有男生女生早恋,传递情书,班主任逮住后调侃他们:瞧瞧,你们密斯俞都还没有男朋友呢,难道你们想赶在她前头?那时候,几个女生总爱到我寝室来串门,拿来一些好吃的,要认我做姐姐。那时候,有一个调皮男生在同学们面前大言不惭:长大后,我要找一个像密斯俞一样温柔漂亮的女孩做老婆……哈哈,这群孩子,哪里是我的学生,分明就是我的弟弟妹妹!没大没小,没规没矩。

在中学教了两届学生后,调到城区小学,学生一拨又一拨,换得更加勤快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在周记本里写到我时,已经喜欢把我比作温柔亲切的妈妈。好几次,有些孩子冲着我便脱口喊出“妈妈”,而我也习惯性地“哎”了一声。等到彼此意识到是个误会时,孩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而我则不由得摸摸

他们的小脑袋,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呀。怕只怕再过几年,连妈妈也没得做了。记得上半年给五年级的孩子上英语课,让他们猜猜我的年龄。孩子们七嘴八舌,有猜二十几岁的,也有猜三十一二岁的……我听着不靠谱,便提醒他们:俞老师已经教了快二十年书咯!于是一个孩子大胆猜道:“俞老师,您已经四十岁了吧。”我眯眯笑:“快了。”另一个男生顿时大吃一惊:“俞老师,您都那么老了?怎么还在教书?”我也顿时大吃一惊:“怎么,四十岁了就不能教书了?难道我可以退休了吗?”一时,心里头悄悄地泛起了些许淡淡的酸涩:唉,四十岁,在小孩子的眼里竟然是老人一位了!

又想起前两年一个让人啼嘘的笑话来。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姓周,1972年出生,长得也不算老相。那天在校园内,一名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小朋友遇见了他,然后恭恭敬敬地上前向他问好:校长爷爷好!事后,周校长半真半假地跟我们几个70后说:这一声爷爷可真把我的心给叫碎了,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是爷爷级别了。我们顿时笑开了,可是过后却又深怀一种同病相怜感。是的,有一天,我们终究是要做孩子们的爷爷奶奶的。

却说这学期,因为学校人事变动,我从小学高段翻到低段,教起了二年级小娃娃。查阅学生档案时,发现他们的爸爸或妈妈大都和我第一届学生差不多的年岁,有的甚至还要小。那么,在小娃娃们的眼里,我会不会连妈妈都不像,干脆就是奶奶级别了?哎呀呀,这对于爱臭美又不想老去的我来说,情何以堪?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暖聚焦

◎张仿治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前些时候学唱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着唱着,我的思绪回到了四五十年前。

那时候的我们,真是一群小鸟,也真高兴能常常在老师带领下飞来飞去。记得初中时,林老师带着我们去阿育王寺举行少先队离队仪式,徐老师带我们去爬太白山,还记得那年春节,徐老师和林老师带我们去山区农村演节目。我当时就想,做老师真好,他们可以常常带学生搞各种活动,多快乐啊!

后来,我成了一个教师,就像我的老师一样,我也喜欢带着“小鸟”飞来飞去。但是,在享受与学生相处的快乐的同时,我却尝到了另一种滋味。

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带学生爬山。下山时找不到路了,在比人高的茅草丛中团团转。我心头忽然感到了当教师的压力。当然,我只能把焦急埋在心中,努力镇定地带着几个勇敢的男生在草丛中探到了下山的路。又记得有一次带学生坐帆船渡海去普陀,回来时突遇风雨,学生们坐在舱内剧烈呕吐,照顾学生之余,我冒雨站在风浪颠簸的舱板上,望着渐渐暗下来的苍茫海面,数小时忧心忡忡,忘了自己早已饥寒交迫。

原来,做教师并不轻松啊!我细细回忆,当年我的老师带我们出去,真的也并非只有欢声笑语。举行离队仪式那次,班里的王同学勇救一名落水女孩,虽然林老师极为赞赏王同学的奋不顾身,但在救人现场,林老师急得说话都结巴了。又记得,爬上太白山顶时,有同学发现一条竹叶青蛇,好奇地指给大家看,远在几米之外的徐老师疾言厉色地喝止。他说话时,竟

急得满头汗珠,脸色也发白了。更记得去山区农村演出第七天,突然有同学得了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为了安全,老师叫我们所有同学立刻回家。可是,两位老师却留下来安排送医事宜,使这位同学终于得救。在交通和医疗都非常落后的当时,老师该担着多大的忧心!这真如歌里唱的,长大后我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

光阴如箭,如今我的学生也当老师了。前不久,一个当了教师的学生责备我说,就怪你,害我误入歧途!我说我哪里得罪你了?她说,当年听你讲秦文汉赋唐诗宋词,以为当老师特有诗情画意,就报考了师范专业,现在才知道,这一支粉笔三尺讲台竟是那么累那么苦!听她这样说,我笑了,真的是这样。想我自己读书时,听《谁是最可爱的人》,听《多收了三五斗》,只觉得老师娓娓道来,让我听得入神。哪知轮到上讲台,当指导学生为《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焦仲卿写出凄美挽联,为《药》中的夏瑜和红眼睛阿义设计出精彩对话时,天知道我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绞尽脑汁!

其实,“误入歧途”者何止她一个?我的另一位学生,读书时好文章屡屡发表,曾让我当老师的自叹不如,可是如今她当了教师,却难见有新作出来,倒是有一天自豪地把她学生的诗作发进了我的邮箱。看来,无论是我,无论是她们,长大后虽然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落下的是泪滴”,可都是甘心情愿地入这个“歧途”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今天,我唱着这首深情的歌曲,不能不心潮翻滚。老师啊,从前,我崇敬你,长大后,我成了你,退休了,你学生的学生又成了你。我们薪火相传的这一代代教书人,就是这样心甘情愿——“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教师节特辑

第5946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配图 魏菁